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五十六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卷五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數象圖河

河圖洛書
圖者圖
偶其像

經籍題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天下之士夫誰議而周公則不爾也沐不敢暇撻也食不敢下咽也周公非不敢也周公則以為不沐不食不過足以病吾之一身而不幸而失一士則足以病天下病風俗吾則不忍以一身之安而易天下之病風俗之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聖賢門

孔孟附

孔與天一孟聽天所命

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之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爾孟子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辯害教者

天下之事有害於教者聖賢辯之有害於已者聖賢不辯少正卯楊墨害教者也故孔孟辯焉向雖滅倉害已者也而孔孟豈好辯乎庸人反

是石安

論孟所言異而同

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知人

時無孔子顏子歿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蘄士

孔俯就孟高致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孟子言語之異

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孟子未至孔子

孔子為陪臣為宰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理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大水然後為海所以未至孔子

孔子不棄天

天之所以予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予我者必有以用我也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不倦不愠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賢之用心也固如此

氣象之異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

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之氣象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

十年一化

孔子之聖固天縱也而造次顛沛未嘗忘學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化

大聖自修猶節而進

文武相濟

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

交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則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

文武也

不言之辯不得已之權

孔子不見稱悲有不言之辯見陽虎有不得已之權

夫善人為邦百年方能勝殘夫殺比之王者則多七十年矣三者必世

而後仁比之孔子則多二十七年矣夫子攝行相事於魯七年而

耳外凜然有戮飛廉驅虎豹鷹夷狄之風為政止三月耳羔豚不飾

男女別於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肅然已有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之風

行之一年宜如何哉其曰三年有成者夫子而居其聖也謂之賢於堯

舜生民未有豈過論哉

綱紀治功

苟用我者晷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

功業如堯舜之時天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非他人可及故嘗言後

世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謂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

石謂十年責治太早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第所謂晷月而已

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

不急之用

子羔之為宰有所不取而必說乎未信之漆雕子張之于祿有所必辯

而獨賢乎屢空之顏子三子之言志有所不進而惟與乎詠歸之曾點

深如門弟

夫子之於門人其念慮所起平生所志雖未形於顏色語言夫子固已得之矣如魯子不問夫子見其何處遂提其名指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子貢不問夫子見其何事遂提其名指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夏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大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路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聖人內外明快群弟至前顏色未萌言語未發其幽隱微密夫子已坐照於不言中矣

憂在天下

天生孔子不獨為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天下也周之末列國爭為雄長而天下騷然苦兵孔子拳拳于其間欲以一己捍天下之難故不用於魯則之齊之衛之荆之陳之蔡不用於諸侯則欲為政於費不用於中國則欲為政於蠻夷車馬之迹環於四方雖流離困厄而不悔聖人憂天下之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

李邦

漆酒之濱席間兩犬聖化天運達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達淵淵之才而卓爾自見或擊或欬或頤或吟或笑或語一警之下萬慮消亡

處身與處國不同

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

上同

語默皆道

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宜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為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為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

謝顯

門人皆有用之才

天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
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
不免死於陳蔡此則天也范祖

鄉黨一篇該盡聖人

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
親淪淪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絀綬飾至齊必有明衣布
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齋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
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范祖

樂天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道故顏無伐善施勞聖
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張

言知非道

今觀夫子之與顏閔言也見聖人之粹乎其溫而非和也觀夫子之與

由求言也見聖人之厲乎其嚴而非高也觀其與宣哀諸時君言見其
憮乎其不倨而非褻也觀其與季孟諸大夫言見其端乎其不撓而非
矯也至於立教之言則寬乎不迫而不至於肆傷特之言則愀乎不平
而不至於感人見其為言也吾兄其為道也

生知

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致知天地之終

夾谷之會

觀孔子夾谷之會折強齊卻萊人戮侏儒歸侵疆此即大禹決汝漢排
淮泗周公膺戎狄驅猛獸之規模也盛矣哉張九

寬猛各當

每讀論語觀孔子進互鄉見師冕與鄉黨一篇何其雍容如此及為魯
司寇少正卯非有顯然可指之惡一旦誅之於兩觀屍之於朝三日又
何其可畏也不如是何以為孔子上

禮樂

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於禮嘗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於樂嘗正而不作故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為之禮以其所正作為之樂故其禮貫先聖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

學有形容難盡

一時從游竭所聞窮所見於不可形容之中而強名之曰麟鳳歟河嶽歟日月歟生民以來未之有歟性與天道聞不可得歟堅高前後卓不可從歟

溫良恭儉讓

蓋清可為也而難於溫溫者清和之發也和可為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用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遜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矣其泰然也豈不如春其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貌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遠鄙倍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

繫周易

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遜則溫良恭儉遜其惟聖人能之乎

道充乎一性吾則粹聖人之淵道周乎萬物吾則恢聖人之天吾道其淵耶粹然者或可養而成吾道其天耶恢然者不可強而得宗廟其美百官其富宮墻其數何豈不足以極綴來動和之機然天下幸不幸難以自決而厚化之德卒不能既其覆懷之天吾寧淵其淵不時出而用之春生秋殺一字已嚴陶冶諸子大巧已妙吾心所潛吾道所習自不應徒嗜章繇而不有以發其蘊也馬國秘於河而斯文善其未喪周章

齋於吾而木鐸振其遺音三古之所未該三聖之所未悉吾一槩而竟發之則前日淵人之淵豈不為今日溥博之天即羽翼大成翱翔萬世為懷乎鳳儀之不至也

周公富貴不如孔子貧賤

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及及觀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弓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貴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

居其偏以收天下之全

昔者夫子蘊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蘊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闢魯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

三都

蓋田氏六卿不復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嬰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恃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為政三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然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矣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因才而成之

蓋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詩書曰道在是已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以為智者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掘田以植苗大小長短并

辛誠苦者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
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於晚周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聖人之道非固如此徇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

集大成

天德出寧時而措之夫焉有所倚曲肱飲水之非清乘田委吏之非和而木鐸斯文之非任歟

顏子

惟發二問

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廣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蓋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助之達末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樂道

回不改其樂是猶大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柏自有和氣乎。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忘富貴貧賤

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貧賤處貧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先生曰見得一者難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樂顏子於此非特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人所以雖視之不堪而回則不改也所見到此便是樂天。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而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_{周茂}。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_{順程}克已復禮

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仆藩牆去陞級撤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輔之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子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儼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

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_{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鳴融者非隨夫何故吾心之仁無寡也焉得心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達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_{張九成}

四非之目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_程

與禹稷同道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而知其非意誠心正不能也故禹稷顏子所以同也見其進未見其止

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或問顏子為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樂聖道之實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昔者宰我子貢有
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
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是以
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閔子騫

不輕仕

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抑仲弓之賢猶為季氏
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

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騫得聖人為
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在聖人則有不然者公山弗擾僭盼亂人也召夫子夫子欲應之季氏
雖不臣夫豈不知我而欲以為宰也閔子辭之何也蓋居亂邦見惡人
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其變化莫測
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得而汙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
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也
為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然則閔子其賢矣乎

孝

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
嚚傲聞於天下然則閔子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腹底豫為孝閔
子以善父母兄弟為孝

子貢

善問

孔門惟子貢最為善問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及其入也不問衛君乃問夷齊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遂知夫子之不為又如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祔禮與夫子曰不知之子路以語子貢子貢乃不敢指魯大夫而問夫子遂答以非禮觀此可以見子貢之善問

張九成

以了悟為聞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

富貴為貨殖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子貢之善問

器者成材之謂學者充實時也使其能輝光何害其為不器何害其為形而上者子貢聖門之達者於道體無不窺見設未能從容而安亦可不謂之小成乎孔子以器許之猶後世以通達治體者謂之國器未可執方論也

謝顯道

聞一知二

知類通達至極其數者顏子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子貢也

聞文章而知性與天道

夫子之文章異乎人之所謂文章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異乎人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之聽言異乎人之聽言也他人聞夫子之文章止於文章而已子貢聞夫子之文章於其間知所謂性為天道使子貢智不足以知此則又安能語此則夫子可不謂善言乎子貢可不謂善聽乎後世諸子言性與天道者多矣言紛紛使人彌不識者亦異乎夫子之言矣

後世學者觀者於章句之外毫髮無所得也亦異乎子貢之聞矣謝顯道

學不及曾子

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蓋不得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發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如曾子之唯也尹

季路

死生鬼神

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不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不知所不知者死而已蓋至理無一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却此而不知彼者哉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

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猶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知之矣呂祖謙

喜聞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周茂叔

百世之師

子路亦百世之師程明道

勇則不惑

道無乎不在無往而不可也故曰巖巖之邦行矣又曰敬居九夷然而孔子未必行未必居焉有可行可居之理則必明之公山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其可往而已仲由好勇故可以受此言他人則不能不惑無勇必多疑故也由知夫子之可從海之可往而不知不必往焉此知進而不知退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范祖禹

可共患難

子路在聖門最為可與其患難者謝顯

求仁

顏淵季路與夫子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治日子

一貫忠恕

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至人所以為無己也豈參被已所能與哉此忠恕所以達道為其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已恕所以盡物則欲求入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達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誣矣今日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於是耶蓋門人之知不足以及此而強台之適所以滋其惑使門人誠於忠恕則於一道亦何遠之有

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

所當為也

順

能之短而明之卓

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夫言之似也而差之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若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約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道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蒙然癡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頤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癡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沒而沒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

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
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者事之資也明者
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為
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而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
不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者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
而明之卓則其為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而謂為道之資
又欲去其卓而謂為性之賢不知其所謂賢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
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

所見大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
且休理會文字只了也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他氣象卑終不類

得道以魯

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

學之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
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
乎於仁為近矣楊。參也竟以魯得之道

子思

率性致中

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教焉
者也致也者力而來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性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
者可能楊萬里

言與湯合

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
所謂克綏厥猷惟后真德秀

言與堯舜合

夫子傳堯舜之道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魯氏之傳得其宗及魯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

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中庸之書以詒後之學者蓋其知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縕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朱文公

善立論

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定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行焉聖人之道遠矣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人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議者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之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子

於時君人欲中開道其路

放鄭聲所以告顏子也豈容有今樂古樂之說楚咸立所以書春秋也豈於好樂之外復有田獵之說是孔子之道至孟子一失矣嗚呼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顏子在用之如何耳孟子之於時君特於當時人欲中開道其路使駸駸入先王之道而不覺如好勇不妨其安天下好貨好色不妨其與百姓同之好樂鹿魚鼈好今之樂不妨百姓同樂此善用也

明王道關異端

孟子卑管仲而狹許行貉白圭而蚘仲子禽獸楊墨妾婦儀秦張九

變孔子之論而歸於正

孔子之論多論其常孟荀之論多論其變然孟子則變孔子之論而歸於正荀子則變孔子之論而流於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至於孟子則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惟義所在斯不亦變而歸於正乎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荀子則曰禮起於聖人之偽斯不亦變而流於邪乎夫人之所守所學不可因時而遷徙觀二子同生戰國而孟子歸於正是無戰國之心荀子流於邪是有戰國之心也石安

有大功四

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伯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不載有功於名教

讀中庸之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性果惡邪則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楊萬

浩然之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之謂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程

功不下禹

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氏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有禹稷事功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願

正人心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養性存心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時

正君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真德秀

知易春秋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知詩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之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張

有德之言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明

只言心

子思言性而孟子只言心蓋性無所執所以惟求之心心治則性得蓋心出於性故也如求放心養性存心盡心之類所以治心甚嚴不動心孟子所得謝

責難於君

齊宣王問王政孟子曰文王治岐滕文公問守國孟子稱太王居邠齊

宣王好勇孟子稱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責難於君也龍祖

言王道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之用大矣楊

出乎富貴

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楊萬

其中有守

孟子之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依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入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泰之

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蘇

伯夷 柳下惠

以清和成性

言聖人者止是謂成性夷惠得言聖人者以其於清和成性也柳下惠之和和而若無所守則成何道理故不易其介以直道事人和而近於清也伯夷之清既如此又恐拘則隘甚矣不念舊惡與得仁何怨此清而近於和也若不然則何以階於聖人但德差偏

以身救天下之弊

聖人所以太過人少豈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告尹尹之任其弊多進

而寡退苟得而寧言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
蕪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刻惡異而
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
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
王安石

明君臣之義

周之興也一時君臣方以拯民為急則萬世大倫有未暇及異時作樂
且著其未盡善之懷則聖人不得已之意正欲有所托而後見也於是
伯夷者出焉以任其責周之衰也考槃在阿之樂往往形於歌詠而柏
舟之仁人每每致其不遇之嘆自是長沮桀溺之徒滿天下君臣之大
倫廢矣於是柳下惠者出焉以明其義彼豈不知食粟之羹其於采薇
避世之樂愈於三黜亦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
不得以安其生吾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處之便而天下
後世被不可以一朝無之禍

其量宏

之頌伯夷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然
又用希又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乃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孔孟之論各有主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
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
行之必有害矣故非技本塞源不能也同上

清之過

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
伯夷叔齊掌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舍而去之夫以其冠
之不正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其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
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
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
為天下之棄入也以吾所之不吾屑而棄是齊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

以吾之潔清而不信于天下夷齊亦有過焉

老聃 莊周

老氏所該者衆

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効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言忠信之薄而亂之起者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因之以荒唐謬悠之辭譚于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因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陽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原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

申韓出於老莊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寶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父子兄弟相愛之閒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沈沈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不足用

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天者豈誠足以治一豈歟韓非求其為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刑名原於道德之意

堂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者何哉天清淨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考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人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達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其辭奪

聖賢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夸言之如逍遙養生篇曲譬廣論張大其說論其要逍遙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續集

